



## THE IMAGE TO RETURN 回归的形象

◎ 韩 晶

二十世纪初，康定斯基在慕尼黑创办“青骑士”，宣扬他以非具象的形式表达心灵体验的艺术主张；稍后，马列维奇掀起了摒弃描绘具体客观物象和反映常规视觉经验的“至上主义”，将艺术还原为矩形、三角形和圆形。由此，位于东欧平原的俄国，写实主义的艺术传统和深具历史感与民俗性的艺术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与西方其它国家一起，在现主义思潮的涌激下，于艺术的领域里展开了实验性的革新与反叛。然而，即便是在抽象艺术最为活跃的年代，秉承写实的具象艺术仍旧继承和发展着。就在波洛克任意挥洒的表演“行动绘画”的同时，俄国画家的笔下正浮现着向形象的回归。

形象的回归并不意味着还原。经历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流派纷呈的绘画艺术，已经不再把“客观真实的再现对象”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人们也不再偏好和惊叹于这二维平面里所制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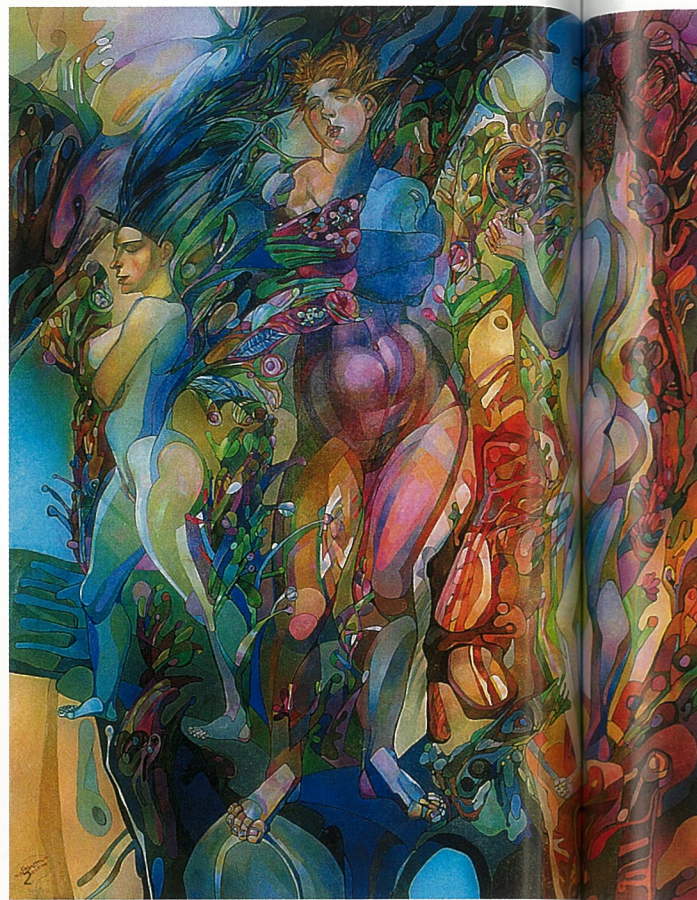
幻象。在这样一个拒绝乌托邦神话的时代，回归的艺术形象用支离破碎的弥合填补了精神殿堂中因上帝的撤退而留下的空白，同时也昭示着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正泛滥的一切……于是，画面中的形象跳出呓语式的独白，跳出矩形、三角形和圆形而清晰起来，并且是如此的丰富。

在圣彼得堡的叶夫曼诺夫斯·阿纳托利伊和加利娜的笔下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形象：断断续续的轮廓线和交错的块面拼贴出梦幻般的景象。当目光掠过那些看起来毫不相干、却被组合在一起的形象时，迟疑与猜度让视线不由自主地去探究它们之间暧昧不明的关联性；而在每一个具体形象的内部，又由色彩划分为一个个细节，于是目光在形象之间流连往返，被这些支离破碎的细节肢解、瓜分和抢夺。在这充满了审读歧路的画面中，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形象开始，但你却难以将之返回到原初的连贯，尽管它们是完整的。



1. 夏日休假的时刻 油画  
叶夫曼诺夫斯·阿纳托利伊和加利娜
2. 流浪艺人 油画  
叶夫曼诺夫斯·阿纳托利伊和加利娜
3. 珍贵的春天 油画  
叶夫曼诺夫斯·阿纳托利伊和加利娜





1. 山羊葬礼 油画  
叶夫曼诺夫斯·阿纳托利伊和加利娜
2. 梦境 油画  
叶夫曼诺夫斯·阿纳托利伊和加利娜
3. 喝茶消遣 油画  
叶夫曼诺夫斯·阿纳托利伊和加利娜
4. 圣诞节 油画  
叶夫曼诺夫斯·阿纳托利伊和加利娜



这些琐碎的形象和斑斓的色彩，在一个被反复折叠的空间中穿插着人物、树木、建筑和其它，似是而非的诡秘与怪异使得画面里写实的形象迥异于古典时期的静谧与精致——那些卖弄着技法雕琢出来的单纯和崇高，不同于浪漫时期所卷袭的激情——那略微夸张的形态和奔走飞舞的笔触所张扬的悲郁和兴喜，也不似革命现实主义那英雄史诗般的旋律和纪念碑式的典型；更不同于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超级写实主义”（又称“照相写实主义”），那利用现代科技的产物——摄影——所做的全息记录，透过冰冷的机械传达陌生和疏远……在这里，形象与形象无序的拥挤着，充斥着画面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形象的嘉年华会，携夹着巨大的信息因子迎

面扑来，如同纠结在我们身边的现实：那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压力，一个支离破碎却又紧紧相联的网络。这触及了视觉和幻觉、融合了现实与经验的、形形色色的多样化风格的形象所表征的涵义，其实已经远远脱离“具象”或者“抽象”这二元对立的观念了。

回归的形象，不需要真实的故事或者是虚构的寓言，不负载对理想人格向往的崇高，不负载对历史承重的深沉，它或许可以看作是人文关照的另一种形式、看作是游戏和快感式的书写、看作是现代人为自己和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所作的一个脚注。